



养老金全国统筹势在必行

洪范

财政部日前发布的《关于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》显示,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剔除财政补贴等收入,2014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为18726亿元,基本养老金支出为19045亿元,收支相抵为负的319亿元。同时,2014年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收支进入拐点,养老基金首次出现年度赤字,其中22个省份基本养老金收不抵支。

养老基金首次出现年度赤字,如此“惨淡”的局面,令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呼吁再次应声而起。十八届五中全会

提出,“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,实施全民参保计划,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,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”。五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,“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,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。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,加强风险管理,提高投资回报率。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,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。”上月底,人社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,正

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,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顶层设计,研究制定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,目前已经形成了方案初稿,拟在进一步论证后适时上报国务院。

长期以来,我国养老保险统筹不少地方一直停留在县级或市级统筹的水平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全国31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出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办法,为养老保险提高到全国统筹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。也许用不了多久,养老金全国统筹就能从以往的舆论呼吁,变成可望又可及的现实。

养老金全国统筹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统一收到中央,再由中央按照公平公正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,通过法定程序和标准向各地“分发”基本养老金。在中央统筹兼顾之下,那些以前基本养老金收不抵支的地方,再也无需担心养老金不能足额发放;那些以前基本养老保险费有较多结余的地方,也不必再为保证养老金结余保值增值、防止贬值流失而操心。全国统筹从理论上说,能把养老保险的周转支付、互济保障功能发挥到最好状态。

不过,社会上对养老金全

国统筹存在一个误解,认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搞“劫富济贫”,通过中央之手对养老保险费进行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式再分配。其实,养老保险制度有两条基本原则,一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,全国统筹并非是在全国范围内“均贫富”,而是既要体现社会公平,又要体现个体之间的差距;二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,养老待遇与缴费情况直接挂钩,要鼓励个人账户多缴多得,并通过“多上缴多返还”,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,强化养老保险管理和制度建设,不断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。

同时,养老金全国统筹不会完全仰仗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,而是会将财政补贴和国有资本划转作为重要的筹措渠道。目前,国有股份划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工作正在进行,国企利润上交红利也在逐年提高,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作养老金补充,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为主的运营机构也在运作养老金增值,多方筹措和应对养老金缺口。这些都应当是养老金全国统筹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贯彻五中全会精神

利用职务之便

任大刚



结舌者言

广西梧州市藤县原副县长蔡聪的“直爽”在处级贪官中堪称“凤毛麟角”——小到帮老板租地、购买物资,大到为房地产商销售100多套商品房给政府,但凡有好处,蔡聪均不拒绝。今年1月,他被法院认定受贿268万多元、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63万多元,获刑15年。

蔡聪的落马,在于他不大分得清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区别。入狱后,他反思道:“如果我早早下海,在商海里搏杀,我绝对是梧州房地产界的老大,现在正做得风生水起的××老板,当年就是我教出来的。”这种认识,使他不仅做事有商人思维,而且需要金钱厚报,最终把自己送进监狱。

韩非子倒是分得清这种界限。且说公仪休担任鲁国的相国。他喜欢吃鱼,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敬献给他。公仪休不收受,他弟弟劝告说:“您喜欢吃鱼,人家送来却又不收,这是为何?”公仪休回答道:“正因为喜欢吃鱼,所以才不能收。假如我收受了他们的鱼,一定会碍于情面,迁就他们;迁就他们,就会违背法令;违背法令,我的相国职位就会被罢免。一旦被罢免,我即便喜欢吃鱼,那些从前给我送鱼的,也不一定再送了;假如身陷囹圄,恐怕就连鱼都吃不上了。所以我不收受鱼,就不会被罢免相国,这样尽管我吃不到更多的鱼,但到底能够经常吃到啊。”

不过,韩非子认为官吏谨守本分的原因,是要避免去侵占君王的利益而受惩罚,他引用田蚡教育儿子田章的话说:“君王出售爵位给臣子,臣子出售智力给君王。故只能自己靠自己,不能靠别人。”言下之意,君臣之间存在一种职位与智力之间的交易关系,臣子如果利用君王给的职位谋取私利,就破

坏了交易规则,要受到惩罚。

这套看法,表面是要求臣子谨守本分,但实际上把上下级关系视为一种特殊的买卖关系。在买卖关系中,很难存在情感主导买卖的现象,双方都在谋求利益最大化。韩非子一直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这场买卖。君王在这场买卖中,已经天然处于强势地位,而韩非子的理论,是如何设法使君王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,因而显得更为冷酷无情。

秦国遇到严重饥荒。应侯向秦昭襄王请求道:“您的禁苑中有蔬菜、橡果、枣子和栗子,足以让老百姓活命,请您向老百姓开放了吧。”秦昭襄王说:“我们秦国的法律,是让老百姓有功受赏,有罪受罚。现在如果开放禁苑的蔬菜瓜果,就是不论老百姓有功无功,都可以得到赏赐。这种做法,会使国家走上混乱之路。开放禁苑而使国家混乱,还不如让瓜果蔬菜烂在地里而使国家太平。”

显然,韩非子所谈论的“法”,虽则口口声声置于“国家”之下,但王室和家禁苑成为执法杠杆时,“法”是地地道道的统治“私器”,而非天下之“公器”,不是公意的体现,而是君王个人的意志,那么这种“法”所调整的关系,是君王个人与天下人的关系,这就注定了君王必须以一人之躯,与天下人为敌。这种僵化关系,注定了君王必须以残暴为底色作为恐吓力量,官吏必须以腐败结成同盟,以此维持与君王的脆弱平衡。

“利用职务之便”的腐败几乎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都遇到过的难题,它的实质就是把职权商业化。职权商业化的原因,一是把权力授受视为交易,二是权力缺乏监督,随时可以变现。两者互为表里。蔡聪作为政府工作人员,其对商人的倾慕之情,交往之殷,悲叹之余,发人深省。

造话题 还需服务挺

朱绩崧



北窗絮语

对我来说,互联网+带来的最大便利,莫过于转账快捷。在三天连打十只新股的本周,这一点体会尤其强烈。我坐在外滩某银行营业大厅内,轻松点击网银体验区的鼠标,两分钟就转了活期所有余额到绑定第三方存管的另一家银行。旁边柜台上,一位中年朋友还在忙活着同行转账:“对,就300块。啊?不对,不是这个草头黄,是三横王。”接着,点钞机沙沙作响。他这单业务随着柜员小姐那格式化般的“请您在右下角签个字……好的,谢谢。您还有其他业务要办吗……麻烦帮我按一下评价,谢谢。”才告结束。其实,如用智能手机,装个应用,这些麻烦都可省去。

数字时代,银行投入越来越多资源到设备、软件上,来为自己,也顺便为客户挡开这些麻烦。智能手机应用、微信公众服务号现在几乎是家家银行都着力建设的,多数基础业务都能在上面完成。有一家大银行,甚至软性强迫客户不要到柜台存百元纸币。你去柜台存,柜员会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:“您身边有零钱吗?一元也可以。我们考核存款机迁移率的。”这搞的是什么名堂?就是说,百元大钞都归存款机吃,柜台不许只存百元大钞。总之,银行的科技往前走,就是一派基本不用麻烦人的景象。

然而,我们这个过渡时期里,科技时不时还要掉链子。就在某银行把信用卡业务开办卅年的广告铺满地铁,大造话题,鼓励客户去手机应用、服务号抢某饭店现金抵用电子券的同时,这家饭店里,顾客想“掏出”电子券抵扣消费,却遭遇尴尬一幕:银行的网站瘫痪了。大

堂经理连问数次:“先生,您的券能打开了吗?给我抄一下序列号可以吗?”客户登录了无线网络,又试4G,还是没辙。有的灵机一动,打电话给朋友,寻求外援,希望他那里网站上得去。有的满腹牢骚,电话投诉,那边是客服小姐耗费五分钟请示主管领导,轻音乐曲连轴播放,最后答复:“不好意思,先生。后台查过了,网站正在抢修。请您稍后再试。”稍后是多久呢?望着大堂经理款款行来,又要索码,真是稍候一秒也嫌长啊。再说另一家大行,报纸财经版上寻常见,动辄就是手机银行获得张三李四协会评出的五星大奖。用起来,不是闪退,就是刷新无限限。转一笔账,要登录好几次,而且对“抢生意”的银行还做了隐形屏蔽处理:你可以发起转账,但钱永远转不出去。科技,居然成了不正当竞争的秘密武器。

市场营销理论的热情在追捧完以互联网+为核心的人机交流之后,又扑向了“面对面”的人际交流。不少银行跟风,大打“金融服务进社区”这手新牌。我家对面的豪华小区里,“闪退”银行就开了社区银行。规模小,很多业务办不了,柜员倒是解放了,歪坐在尺寸迷你的“大”堂里,和保安谈笑风生。我每次进去,心理压力都不小,生怕打断他们谈股论金。有趣的是,社区银行周末营业,不少金融服务无法开展。周一却是关门,而周一又恰恰是许多居民想要购买、赎回金融产品的日子。

银行财力雄厚,在城市的公共媒体、空间制造话题,分分钟是小菜一碟。然而,话题制造完,是更严峻的实战考验:新产品、新业务是不是经得起用?互联网+、进社区,说到底,不是看谁点子多,而是哪家的软硬件服务过硬。否则,无论人机还是人际,只能让缺点、问题暴露更快。

路见不平事

姜泓冰



拾字街头

路见不平,既不能“拔刀相助”,也不是“一声吼”就能改变局势的,有哪些事?

最直接的一桩,就是当真路遇不平、被“坑”的时候。

经常开车经过的一段路,第N次被醒目的隔离桩拦起来,一台突突作响的挖掘机,一群在车流中间紧张忙碌的工人,几个揭开盖子的窨井,就预示着,这一段路面,又要开始一次挖开、修理、铺垫、复原的过程。

复原,只是我的主观想象。这次马路小工程进行得飞快。有一天围栏撤去,交通恢复如常,习惯性地提速,到了近前,才发现路的当中,陡然现出一块四周凹陷、中间凸起的洼坑,虽然不至于陷住车轮,但那唧唧唧硬生生毁车的几记颠簸,着实让人心疼火大。

这样人为造成的不平与浅坑,在每天必经的道路上,还有不少。平整的道路一次次开挖再填补,新的与旧的水泥沥青并不能做到无缝衔接,不但走上去时会有高低下下的崎岖不平感,远远望去,更像是好好的一块崭新大衣料,刚裁制就打了补丁,一次次,补丁旁边又摆上新补丁,没有挺括品质,只剩下缝缝补补的寒酸窘迫。还有更奇葩的一段路,窄到只有来去两根机动车道,不知为什么,一根车道内设有长长两溜窨井,隔开五六米远一只,只只高出路面三四寸,过往车辆到此,全都得放慢速度,一条长路顿时拥堵。与之相去不远的路口,则是五个窨井毗连,个个盖头边沿凸起,内里却又凹下

去数寸,熟悉地形的车辆预先偏转方向盘慢速驶过,不熟者正拉起速度,只能硬生生接下那几记颠簸,说不定会在心里窝火地抱怨一声。

不只是车道。家门前的人行道,是在迎接世博会时赶工重铺的,当时崭新齐整,很是美观。然而,走了没几天,便开始有了高低和残损,到了下雨天,脚步匆忙时踩翻一块砖,没准就溅得一腿泥。

这样一些总能成功激起人心里不良反应的细部,都已存在了三年五载以上,不是偏乡僻壤、难得一见,而是“国际大都市”光鲜亮丽大布景下百姓都已安之若素、马马虎虎隐忍的日常。

这两天刚看到一条小新闻,据说上海已经引领“地下管线革命”,正在研究建设综合管廊,将多种市政设施建在一条公用隧道内,检修改造,不用再对道路路面“开膛破肚”——事实上,关于“拉链路”的批评与呼吁,已经持续了十年以上,但至今还在“研究论证”,也是够让人“捉急”(着急)的事。

当然,上海的道路上,仍有许多平展服帖、挺括细致的窨井盖、行道砖,其中一些,还是几十年前、甚至近百年前安装的“老克勒”。与那些让人不舒服之处存在的差别,绝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,而是只有两个字:认真。究其根源,一个是在谋长远,经营百年城市,一个是求变化求效率。萝卜快了不洗泥,急于发展,往往都是只求表面的辉煌亮丽,而俭省掉了内里的舒适持久。然而只有观光客才爱高楼华厦的第一眼惊艳,老百姓在意的,恰是面子底下天长地久的舒适。